

西北歷險記

(三) (本文插圖刊第59頁)

壯行三萬里

●王孔安

哈疏沿途見聞雜記

天山南麓江南風景

長江流域的人，想像中的新疆；尤其想像中的戈壁，一定是：電影上的銀波萬里，人喘馬嘶。除過燦耀的太陽外，就是狂風怒吼，飛沙走石，上下四方一片混沌的鏡頭。從未想到青山綠水，蒼翠點點吧！

自哈密動身向西行，北傍天山南麓，層巒褶曲，一站復一站，一程復一程，或遠或近，或迂或直，近處伸手可攀，遠處奔巖如畫。車輪軋出的迴聲，一直在招呼我們，陪伴我們至喀什噶爾。車行至托克遜，即進入大戈壁，南沿邊緣，迤邐西行，經焉耆、輪台、庫車、阿克蘇。由於阿克蘇河、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正支流的灌溉，形成綠洲點點，流泉鳥語，雜花生樹，儼然塞外江南。記得我們行至孔雀河流過鐵門關的地方，山溪橫溢，綠波蕩漾，兩岸楊柳掩映，清茶一杯，香烟繚繞，我們居然徜徉於山水之間！

天山由褶曲作用構成，平均高度約萬尺，東西長約四千五百里，分新疆為南北兩區，其風俗、民情、種族，各有差異。沿山以南，一望無垠的平原數千里，即所謂大戈壁；為碎裂岩石構成。因山中冰雪融解，流積其中，不似沙漠之寸草不生。而戈壁遍地倭草叢集，俗呼駱駝刺，莽莽蒼蒼，足徵土壤肥饒，假如用科學方法開發水利，不難變成良田億萬頃。國人不思與天爭利，坐令鄰邦由蠶食或鯨吞，良亦大可哀也！

翻開地圖一看，天山以南，河流縱橫，湖沼星羅。儼然江南景物。但我們親歷其境，除過幾處綠洲外，仍然是荒草萋萋，廣漠重重！

誠然；一過焉耆，則經見有名的海都河、第納爾河、銅廠河、渭干河、阿克蘇河、克子爾河，有的清流急湍，有的綠波盪漾。但是遍地寶藏而不能與，貨財棄地而不能殖，考其根源，無外下列兩因：(一)河身淤淺，一遇山間雪溶成洪，或暴雨成流，則挾沙泥橫溢，八九月以後涸細見底，反變有益為無益。(二)天山以南，為一大盆地，疑為古代湖海，一經雨水或洪流，則部

份蒸發空中，部份滲入地下，地面浮現着白硝，變成鹼地，反不利於種植。

基上兩因，國人如能開渠備導，不難良田萬頃，漠北江南矣。

焉耆以東，托克遜、吐魯番、鄯善、哈密四縣，河流及溶雪，遠不如焉耆以西各縣，而農田葱蒼，阡陌縱橫，則又過之。究其原因自然有賴水利。但我們沿途看不見河流，也未遇見湖沼。沿途只見伏欄型的工事，或短垣四圍，中間方形或長方形深坑，有的上覆木蓋，有的敞露地面。詢之土人，始知。即名鄯爾茲，即所謂「坎井」，用以灌溉農田。

「坎井」可說是一種適應生存的引水發明。其法係自山麓鑿一井，直徑約五六尺，深達十餘丈，以發現水為止。同樣約距十數丈，再開一井，仍見水為止。於是井井相通，井與井之間，從地下開渠連接。逐一相引，直至低處，水浮地面為止。從基井起至最後(即最低處)一井，有的相連數十井，長達數十里不等。總稱曰「坎井」。但有暢有滯，有旺有枯，要以地下水勢為轉移。

，工程之浩大，有非小、中農所能辦。如農村合作或由政府開鑿，自然普遍而利厚，一井灌溉萬千畝農田，並非理想之事。惜乎明清以前，漢以後各代，對於邊疆事務，多以征、撫、壓、愚為手段。自眩為羈縻政策，無暇為民興利。民國以後，政府對邊疆雖多有所瞭解，但因內憂外患頻仍，未能積極從事建設，坐令利棄於地。且邊疆民族，得天獨厚。益以生活環境單純，生活方式自由，男女體格，大都強健，又加以俗尚多妻，生齒幾成幾何級數增加。願可種之地有限，可蓄之牧地亦有範圍。生產與消費平衡差率，越來越大，歷年的內戰與民族間的仇殺，雖不能顯然是這種平衡率自動調節的間接因素，但人類求生存的本能，也可能促成各種各樣的手段。南疆有一種流行的諺語，說：「纏頭好，眼眼小，東干好，心不好，漢人好，嘴不好。」這固然是一種民族的個性說明，但這種個性的孕育與長成，自不能離開人類求生的因素。所謂籌邊，與邊疆政策，全出於歷代征、撫、壓、愚的錯誤思想。邊越

籌越亂，越用政策，越無政策。而邊疆之所以有問題者，就是「生」的要求。歷代籌邊者，果能普興水利，廣開牧田，變行國為居國，多關城郭之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所謂邊疆問題，自然也就無法存在。

據傳「坎井」的原始發明者，是林則徐。林因鴉片戰爭，被謫新疆，最初發現新疆土壤，並非不宜於種植，惟因地帶面層多沙礫，遂致雪雨無法積儲，因而滲入地下，聚為流泉。於是利用「水平」原理，發明「坎井」。只緣工程浩大，

地利為富農所獨佔，又以開鑿方法，全憑人力，技術亦欠精良，縱然地利獨佔，也不够宏大而普遍，故「坎井」發明後，仍未能解決所謂邊疆問題，但此一偉大的發明，已經為地方開啓了溶解問題的通道了。

堯樂公館手抓全羊

自蘭州至疏勒六千里，沿途大小城鎮，至少各有清真寺一處。每晨四點鐘左右，一種高亢的吶喊聲，從清真寺的屋頂高處的「喚醒樓」，傳播四周睡夢中的征人，如軍營中的起床號角，敲破戰士的清夢一樣。

阿訇們好像不知道今日的事情，照常進行「念真」功課，也或因他們信仰中的真理，是永恆不變的。任何世局的變動，也無理由來改變他們所常守的形式。我們這一羣人總是這樣想：我們想全世界的善良人們，都有與阿訇們同樣的想法，只要真理尚在人間。因此我們這一羣行人，每天黎明時被阿訇們的聲音喊醒時，總覺神明在躬，更堅信真理是永恆的，縱然空間有所變更！

阿訇為回教中的哲人，其職務在領導信徒們做五功，有似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師，佛教的方丈一樣。所謂五功，簡稱為：唸、禮、齋、課、朝。唸：即唸真，心存真宰，敬天、信天、畏天，崇拜聖人穆罕默德。禮：即禮拜，每日拜造物主五次，多於黎明、清晨、中午、薄暮、夜間五時行之，以鍛鍊身心之勤勞堅毅。每七日舉行大禮一次，常集合數坊教徒於一堂禮拜，有如做彌撒、做禮拜、做道場。齋：即齋戒，每年奉齋

一次，為時一月；此一月中，日出以後，日入以前，滴水不能入口。一月期滿，謂之開齋，互相道賀，如過新年。平素戒吃污穢不潔之物，不吃豬肉，因其形穢也。即其他牲畜，亦須阿訇唸經，方能宰食。課：即教中捐募，取富有盈餘四分之一，以濟同教中之鰥、孤、疾、廢、無力為生者。朝：即朝天方，每年前赴麥迦（阿拉伯漢志的首都，回教教主穆罕默德誕生之地，稱為聖地。）朝聖一次，返國稱為阿吉，如博士頭銜之尊榮，其哲學又高於阿訇一級。

新疆居民，種族龐雜，而主要民族，仍推回族。回族初因多信奉回教，因其教規限制嚴格，尤其信仰生活化、生活組織化。信其教者，不易與教外人生活在一起，更難婚媾。故信仰成了世襲，宗教也就成了民族。回教與回族，幾難區分。回教自唐宋即傳入中國，由新疆而甘陝，而川滇，以其時考之，千有餘年；雖然有漢回甘同的稱謂，但並未因時間的延長，空間的擴大，而同化於漢族的禮俗風化。

生活上的隔膜，更加深了一層信仰上的鴻溝，中共欲以其馬列思想改變穆教信徒們的信仰，已是挾山超海的困難，何況更想以蘇俄型的生活方式，而支配其組織化的清真生活，直是無異緣木求魚。西北有句諺語：「回回飯吃得，回回的話聽不得」，這並不是說：回回言行不一致，而是說明回回為着生存而巧於應付環境，宴客儘豐富，說話則稍有保留。回回與人相處，常是守着內方而外圓的哲學。如遇着敵人，反而笑顏相對，而眼淚內流。據傳：蘭州有一位老阿吉(Hadi)

名郭蘭甫者，被迫靠攏時，曾向人言：「我的眼淚向內流呀！」

回教傳入中國，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不僅信仰，生活未被同化，就是禮俗文物，被同化的地方，也微乎其微。舉三個例子：滿清時代的科舉，是多麼含有誘惑性的餌物，許多英雄豪傑，無不受其誘惑，而竭盡平生之力寤寐以求之，獨回族避之惟恐不及。除少數特殊原因膺取功名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並不以考試做官為榮，此其一例。西安蘭州的回教徒，幾佔全市的人口三分之一，但街市上很少回教女性露面。雖屬至交，亦不易拜見回教朋友的內眷？南疆百分之九十九是維吾爾族，社會上偶有女性露面，亦必頭罩面紗，身著長裙，絲毫不以色相示人，其男女之防之嚴，有如此者，此又一例。第三：回漢不通婚媾，幾成不文的法制。縱有特別原因，而有嫁娶者，則多漢隨回變，而未聞有回隨漢人如豚豕者。現在中共正在千方百計的同化他們，恐怕也像強迫五億黃帝子孫放棄他們五千年來祖宗留下來倫理文化一樣的困難？！

我們這一羣越帕米爾取道巴境，並不全是不能看紅頭阿三的勢利臉，而是願意接近不易被鄰人生活方式同化的朋友，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不甘屈服的一羣呀！

一踏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緣，迎目的景物，不僅一切生疎，而且一切新奇。

這一路的居民，多屬維吾爾族，俗稱纏頭。顧名思義，服飾方面，似以布纏頭，有如在公共租界習見的印度人以紅巾裹頭，所不同者，

顏色而已。其實沿途所見，除偶爾看到老人白布纏頭外，大率男子多戴各種各樣的小帽。其顏色款式，十分複雜。有的黑色綉白花，有的紅色綉藍花，要皆玲瓏精巧，其窄小僅足覆頭頂，但戴時多偏左或偏後，非為保險，實乃裝飾。再加上長筒皮靴，束帶短襖，神氣十分瀟灑而勇武！女子頭罩面紗，着長裙，遠望嫵娜多姿，近視亭亭玉立，桃花如面如玉？盡在面罩想像中！

一入新疆第二天即至哈密，宿堯樂博士先生公館。老先生意至殷勤，晚間盛大歡宴，招待我們吃手抓羊肉及手抓飯，我們一種好奇的心理，超過肥美鮮嫩。全餐只是一菜一飯，兩樣手抓。手抓羊肉，與甘寧青一帶大同小異。不過堯府的手抓羊肉，塊頭大而肥，鮮而不膩。肉端留有骨柄，便於手取。吃時塗鹽末，用口咬下而咀嚼之。第一餐稍感味單純，不易嚼碎，但二次以後，覺味甘美，而細咀嚼，更富有食的藝術。手抓羊肉吃完，跟着上來的就是手抓飯。飯盛一大盤，分兩盆，約足十人抓食。肉香熱氣撲鼻，主人為禮，我們垂涎相顧。主人知我們意，謂不使用手，請用調羹，隨即囑人取調羹來。總有十餘分鐘才拿來大小式樣不全的羹匙五六只，刀叉四五件，我們分別取食。或許是好久沒有吃油大的原因吧！我們覺得：其味鮮濃，可口，氣味直沁胃脾。頓時一盤兩盤都完了，風捲殘雲，足喻當時大家豪放的情景！手抓飯看起來很像內地的十景炒飯，但到口裏，却完全兩樣，如果用手抓，吃起來或許更有味。以後沿途吃過好幾次手抓飯，漸漸也知道其作法：係先將米淘洗乾淨，同時將雞

鴨羊肉分別切細，另備葡萄乾、胡桃仁、蘿蔔丁、白菜頭、洋芋塊等混雜在一起，將菜油燒煎至最高溫時，然後將以上各物連同食米一齊放下，約廿分鐘，俟油沫浮起，即用鍋蓋密蓋，廿分鐘後，便可取食。食後，以壺盛清水，各傾入掌心窩中，用以淨口、淨手、淨面。我們未曾習慣，也忽略了這些儀節了。這種手抓食品，除宴客，或如內地打牙祭時，亦很少食。平時多食黃米稀飯，雜麵饅、糞、奶子、奶干、麵條等。即牛羊肉並非鄉間經常食品也。

資源富厚應有盡有

提起南疆的建築，很容易聯想到蒙古包，陝北窯洞。其實南疆一帶的房屋，雖無飛簷流棟，重垣層樓，但一般說來，全超出內地人想像以外。沿途所見的衙署、清真寺及公共場所，類多宏偉壯麗之建築，民間住宅，有如甘涼一帶建造。唯一特點，屋頂平如廣場。七、八月間，瓜果成熟，婦孺即在屋頂上曝曬杏乾瓜乾等等。有時犬貓家畜，常在房頂追逐，跳越十數家，如履平地。初至斯土的人，都引以為奇。顧這類民間住宅，雖土氣重重，而鄉民多於屋側構築園林，溝引溪流，瓜果累累，景物悠然。夏日手中香茗一盞，溪邊綸椅一把，遊目泉林，騁懷廣漠，亦足以滌煩慮，而抒壯懷也！

這一帶較大的城市，也有茶館，其佈置與環境，雖不似內地那樣的複雜嘈喧，可是茶館的意義，十足表示出來；又深刻又幽默。進內地茶館的人，大多數的動機，在休息、談天、聯絡、話

舊、欣賞，解渴其次也。凡到過成都的人，每到夕陽西下時，一個人漫步少城公園，很易體驗出此中的真意。這一帶的茶館，不是杯中泡茶，而是壺中煮茶。所煮茶葉，只有磚茶一種，味苦色紅。如詢茶博士以香片、龍井、六安、雙煙之類，則絕不知所答也。茶館中無躺椅、茶几或桌凳之設置，但繞室週圍有土坑，大者十餘，小者亦三五不等。每一坑上，置坑桌一，桌矮脚，長方形，桌之兩側上端，置有枕頭各一，夏舖有蘆蓆，冬舖棉褥，便於休息或假寐也。每坑可容五、六人，或屈膝而坐，或憑枕而臥，飯後公餘三五友好，在此休息，有話有笑，藉濃茶以助消化，以佐談興，以交換情感，亦一富有詩意之雅集，生活中一快事也。

南疆一帶的巴扎（集市）市期，也如內地一樣，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逢集。市中商店，攤鋪、零販整批，均不同內地。「塞上風雲」電影裏，有幾處集市鏡頭，類相彷彿，可惜缺少瓜果攤擔。南疆最著名的哈密瓜，其實佳品，並不產於哈密。鄯善的瓜，比哈密產品，更甜更脆，而顏色更鮮綠。土魯番的葡萄，種類尤多，其小者有如捻珠，而大者有如鵝卵，均肥美、水多，尤其小者無子，其甜如蜜。大者雖不如小者之甜，但水汁盈盈。過吐魯番時，適逢集市，在車上購水菓一大堆，種類繁多，均比內地肥碩，桃、杏、梨等約十種之多。我將葡萄誤為青李，隨口汁水四溢，大家相顧引為驚異。梨的外表，看起來又黑又粗，但吃起來又甜又脆。稍一咀嚼，全部溶解，但只可吃而不可看也。

據稱金、銀、銅、鐵、錫、鎢、煤、玉、礬、鹽、石油、石膏、硼砂、硫磺等礦產，應有盡有，遍於天山南路，縱橫於塔里河流域之間。尤其阿爾泰山的金礦，于闐的玉礦，哈密、庫車的煤礦，獨山子、四盆溝的石油礦，皆係歷史上及世界上有名的寶藏。俄國沙皇迄於赤帝，垂涎於此種山川育孕，廣漠精華，遠在百餘年，而赤帝的企圖，其積極性尤甚於沙皇。沙皇的目的，只在擴充市場，充其極奪取一二地區為已足。而赤帝的目的，旨在開發資源，其慾壑不僅在竊據地區為已足，而在奪取人之政權，利為侵略工具，不達併吞全球而為其予奪之市場不止！故自赤帝以來，凡其駐新領館，幾為造製事件，顛覆運動之中心矣。

我們一入新境，凡所見聞：資源之富厚，地利之肥饒，風俗之純樸，居民之雄健，宗教之虔誠，生活之優裕，大好河山，轉眼淪入赤帝之手。從今日想到過去，從這裏想到全國，不禁觸目內疚；數不清的罪過！傷不盡的良心！

西域後門喀什噶爾

疏勒即漢之疏勒國，唐置都督府，清為直隸廳，民國後改為縣。土名喀什噶爾 Kashgar，維語「各色磚房」之意。其地濱喀什噶爾河南岸，北鄰蘇俄，西通阿富汗，南接巴基斯坦，東與哈密遙相呼應。方蒙著中西交通史所稱：「以控制西域言：伊吾哈密為前門，疏勒則後門也。」聖武記所稱：「以喀什噶爾為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此皆足以說明疏勒在所謂西四

城——喀什噶爾，葉爾羌（莎車）英吉沙，和闐——中形勢之險要，而匯為周旋鄰邦之重鎮也。

疏勒於清道光時築有城垣，作略長方形，周圍約八里。城外附近十里內，一片青綠景色。四野阡陌縱橫，樹葉成蔭，尤其通疏附一路，宛若三十里長堤，兩傍楊柳相間，排列整齊，一線綠蔭，與沿路溝渠相掩映，置身其境，頓忘遠懸塞外也。城內大街四條，南北東西縱橫，其餘大小街巷二十餘條，房屋櫛比，各式建築，雖不能說壯麗，而宏偉堅固，有如西北各大都市。該地為與蘇阿印巴及中亞各國通商之要道。各國貨物雲集，但其繁盛，並不如疏附。人民五方雜處，就其服裝語言分析，不下十個種族之多，其中漢人占多數，其他蒙、滿、回、藏、俄、英、巴、印、土、塔其克、烏茲別克、白俄各民族均有。維族大部則居疏附。

據稗史所載，前清喀什噶爾道署，曾備九種語言通譯人員，可見其種族之複雜。現在南疆警備司令部駐址，即清時道臺衙門，歷年修補，美奐美侖。其建築形式各具風格，合中西之所長，而形成雄渾富麗之壯觀。僅就壁爐外表看，高達屋頂，約丈餘，橫闊五六尺，玉石砌鑲而成，淡白色中襯映灰綠色。地板光滑照人，客廳鋪約千方尺絨地毯，窗簾銀灰絲織品，微風入幕，帶來桂荷香氣。戶外數畝，綠草如茵，各色樹木花朵，清香撲面，處處給人以美感。據稱這種建築與環境，在喀城中，並非頭等，各國領事館房室，更是堂皇華麗。難怪這屋裏的主人，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也」的意思。

南疆司令官趙錫光

這座華廈的主人，就是南疆警備總司令趙錫光君。趙係雲南講武堂出身，抗戰初期曾任周潭元部師長，後調西北戰區政治部主任，由政治部主任調南疆四十二軍軍長，其為人外謹厚而內實不可測。我們到達喀什那天，就知道趙已附共。當時相傳趙已奉令扣留所有西來的人士，我們既然到了這裏，只好聽命運的支配。好在我們一行，連我在內，差不多有三個人過去都與趙很熟識，我們就索性去見他，片子送進去約有十分鐘，最後一位副官模樣的人出來說：「司令今天有事，明日專人奉邀。」我們聽了，相顧默然，悻悻然回到歇宿的地方——公路局疏勒站——。疲倦之餘，一夜睡到天明。

第二天——十月初八日，趙錫光果然派了一個副官來請我們晚餐。當時大家的心理，雖然有點敏感，但神態上是怡然的。趙見了我們，很有點不自然的樣子，寒暄外，談的都不是心裏想說的話。有時談到蔣中正總統，他仍然是肅然起敬，可見人們的良知，尚未完全泯滅。更深一層的談下去，他也偶然激昂起來，可是迴顧環繞他周圍的兒女們，又默然下去！

一席飯吃完，我們發現趙尚無惡意，才談到我們的意向，他表示只要我們離開南疆，他絕不阻礙我們，可是時間一遲延，要我們原諒他的苦衷。我們都已會意，回到住處，計劃準備翻山越嶺的事。

本來這條路從來少人行，據傳：翻山需兩

月時間。有的說：須徒涉急流百餘次，攀越萬仞削壁百餘重，橫爬冰山百餘里，冰雪填滿的窮谷深壑不知有若干處，一不小心，連人帶馬不知踪影。無數的河流，既無舟楫，又無法測其深淺，不過也得過，誰也沒有過去的把握。過最高的巒峯，如遇晴天，氣喘不過來，如遇風雪，則無路可尋。更有人說：有幾處已死的古代森林，瘴氣彌漫，遇到不好的天氣，很容易致人於死，輕則頭痛肚鼓脹呼吸喘噎而成終身不治之疾。種種傳說，幾乎沮喪了我們的勇氣。看當時的情形，如有萬分之一的生的權利，與生的自由的獲得，誰也不願意冒此絕無希望的危險。大家明明知道向前是死路一條，但退一步想，摔下萬丈懸岩，獻身天祭，總比做奴俘，受人侮辱，要好得多。僅此一念，才把大家的勇氣又鼓激起來，明智地掙脫奴役世界。欣悅地向前進，縱然是死路一條！

- 這天晚上——十月八日，整夜未眠，與其說是愁苦，無寧說是興奮。我們籌劃着翻山應準備的一切事物，幸好有一位公路局的職員李君夫婦，非常同情我們，為我們介紹一位嚮導兼翻譯，名叫苦爾巴，他曾到過羅布介茲（中印交界嶺），好在我們是走一站算一站，就決定雇用他。李君夫婦就把聽聞的資料，及苦爾巴的經驗，與我們大家書本的知識，擬就應準備沿途應用的東西，開了一張單子，預備趕明天的巴扎。（按同城——疏副——每逢三六九日逢集市，各種流動商賈物貨，皆按時集中交易。）：
- ① 地圖（最好覓中印邊下兵要地誌。）
 - ② 指北針（據傳每遇風雨，難辨方向。）
 - ③ 救急藥物（仁丹、濟眾水、萬金油、膠布、紅藥水、頭痛粉、瀉藥、硫苦、欬錳氧、紗布等。）
 - ④ 麻烟（喀什喀爾一種特產，含有毒性植物，青黃色，經過製造，類似蘭州白條菸，捲在漢菸葉或紙烟中抽吸，可避瘴氣，但性過烈。）
 - ⑤ 雅片烟（生含口中，可避瘴氣，以代麻烟。）
 - ⑥ 糞百個（或亦糧之轉音，一種火烤麵餅，略似陝甘火燒，但較大而耐久，無論冬夏，不易腐壞，備途中有時缺乏燃料時，或氣壓過低，不能燃火時，代替餐飯。）
 - ⑦ 鹽五十斤（除過自用外，還可贈送土人，在山中是最珍貴的東西。餽贈鹽茶，比給人金錢，更受歡迎。）
 - ⑧ 磚茶二十餅（每餅約五六斤，烹飲，或和牛奶及鹽黃飲。土人視為珍品，除自用小部份外，其餘作餽贈之需。）
 - ⑨ 米麵各五十斤。
 - ⑩ 火柴兩大包。
 - ⑪ 手電筒乾電池每人自行預備。
 - ⑫ 醃菜（嚙飯之用）。
 - ⑬ 老羊皮外衣。
 - ⑭ 皮內衣。
 - ⑮ 皮褲。
 - ⑯ 皮帽。
 - ⑰ 長筒靴靴。
 - ⑱ 羊毛手套（⑬至⑱各種，每人均各預備一

件，因為山中氣候經常在零下，非尋常冬衣所能禦寒。）

①帳棚兩頂（用土布製，十六尺寬，八尺長，每頂容十五人睡臥，略避風雪。）

②羊毛氈六張（鋪地避潮用）。

③盧比五百元（巴印幣，與美金比值約一比四，備入巴國境時必要之需，此項錢幣在疏付可兌換）。

④針十包，縫線一斤（餽贈沿途土人）。

⑤綢緞及繡品三件（預備餽贈異國東道主人）。

⑥雇馬匹五十頭（載糧柴及乘騎）。

⑦炊爨器具（鍋碗筷杓廚刀等）。

⑧筆墨紙張記事簿（藍墨水最為需要）。

⑨簽證出境證及護照等。

上邊這一張單子，是集了十餘人的經驗及書本知識，耗費了五小時的時間才開出來的。可是事後想起，才發現仍有很大的缺點。譬如鑷刀、繩索、水桶、斧頭，極端重要的東西，都沒有準備。記得有一天甫離國境，天就黑了，所幸在境界線上發現一間半段的木製房子，一間原始石頭房子，聊禦夜間風寒。可是柴水發生問題了，以後四出尋找，距住地二里遠的地方有一曲流泉，周圍都凍結了，需將薄冰處搞破一塊，方可取水。我一望四面石山，既無人烟，又無草樹，砍柴是一樁大困難的事。自己取了個巧，自告奮勇去取水，汲器只靠面盆，用兩手捧盛，最不易保持平衡。往來三次，在冰溪上滑跌了四交，有一次不是老羊皮外衣墊住，幾乎將頭撞在一個大石

塊上。假如早預備一隻水桶，也不致跌交，而甚至於發生危險。

我把水取完了，分給老鄰取柴的任務還沒有達到，大家望着米麵及冰水，忍受饑渴。如不親身經歷，說起來很難叫人相信。最後還是呂兄提議，半傾塌的房子一角，斜掛着的半截椽子，取下來當柴燒。這時為着吃飯，也顧不得公益了。可是沒有斧頭，大家望了好一陣無從下手，最後還是用石頭，你一擊，我一撞，費了點把鐘的工夫，才將半截椽柱敲碎了一半，將够煮一頓飯吃，可是大家已精疲力竭了。

由於以上的經驗，工具對於生活的重要性，萬不可稍有疏忽。但是沒有某一種生活經驗，却每易把重要的部份疏忽了。同時經驗與書本知識，很不易配合一起。經驗的範圍是極度有限，而書本知識，却浩瀚無窮。苦爾巴的經驗，只限國境內帕米爾一段，李君夫婦的聽聞，只是葱嶺上——其里克——的傳奇，我們在書本上所得，僅史上的幾個要點，這真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尤可寶貴的經驗，是米司克爾 Misgar 至莫若洪 Morolong 一段，沿途萬山重疊，澗溪縱橫，全程不及百里，而徒涉寬約五丈深淺無定流水十餘次，我有兩次幾乎連人帶馬陷落到水漩中，有三次水都淹及馬腹，當時已將性命交給上帝，也的確似乎隱隱中有上帝呵護，不然，萬難倖存的。沿岸白磷磷的人馬尸骨，散滿壑谷，假如行人備有小型救生圈或吹氣枕頭之類的東西帶在身邊，縱然七八月山洪暴發期，也不致於有這麼多

的冤魂水鬼。這種經驗是最值得寶貴的，假如我以後再有走這一條路的機會，我相信五至八月的一段時間，是不能限制制人的。這一次成千成萬追求自由的人，恰巧在農曆九至十月期間，假如錯前兩個月洪水斷谷，或倒後兩個月冰雪封山，這千百個無辜生命，豈不盡入魔掌麼？這一條路的行人，隨時要準備與自然界奮鬥的工具，無疑的是充足的知識與豐富的經驗了。

上邊這張單子，是某種智識和經驗的產品。事後用起來才發現許多缺漏，就是臨時購買起來，也極不易。我們一行，全體動員，整整跑了四天，逢了兩個巴什，仍然有好多東西尚未購買齊全——如地圖藥品綢緞等，自然是內地都市中的人想像不到的事。

為購買這些東西，回漢兩城的街巷都跑遍了，也接觸過許多人士。好多事物，用歷史的眼睛看察，雖然是熟睹常見的，可是在我們看來，仍然是陌生的。尤其當時人們的心情，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有點反常，人們欣賞的事情，或者正是我們憎惡的對象，我們不僅不信任人，甚至有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這一座歷史上常見的名城，我們居然從萬里外趕到這裏，我們又要匆匆跑到另一個萬里外的地方。

當地人們的想法：或許視我們於喪敗之餘，有點皇皇焉？或許在同情我們？也或許需要我們留在這裏？真的；人如果有靈魂的話，我們中間或許起一種共鳴！不然，我們彼此不僅是陌生，而且容貌語言也不同，何以我們臨別的時候，竟然有些青年人向我們招手！有些老年人，泫然目

送我們！歷史上有許多志士仁人，常被迫走出，可是又常從去的路回轉來。楚人也避過秦，少康也離過夏，我們雖然快要離開這塊國土，但我們心理却始終未想到我們會離開這裏，我們在這兩個城市中，盤旋了七八日，看見許多不同的事物，也給我們許多不同的印象。我們或將這種印象帶到天涯海陬！溯迴從之，道阻且長！

纏回絕非土耳其族

我們才到這裏，看見這裏人的形貌，都是一樣。時間久了，不僅從高低胖瘦，甚至男的小帽花樣，女的面紗顏色，有着顯然的區別。就是面孔上，有的高鼻黃髮像東歐人，有的深眼睛黝黯膚色，像藏巴人，有的黑髮隆準像蒙古人，可是疏附居民，怕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維吾爾族？

維吾爾亦稱畏吾爾，常見明代記載，皆信奉伊斯蘭教。因宗教信仰，幾乎代替了種族關係，俗呼為纏回。元成吉思汗揮戈東歐，其鐵騎縱橫天山南北，夷考現在新疆土居之蒙古族，多是元代遷入者。魏晉迄唐，佛教興盛，天山以南，幾成爲僧侶往還中印之要衝。最著者若鳩摩羅什若法顯若玄奘。唐於庭州（迪化）設北庭都護府，於西州（吐魯番）設安西都護府。可見中土文化，已大事西漸，而人口西移，也隨着宗教及政治關係，逐代增加。遠證唐玄宗天寶六年，高仙芝率漢兵萬人，經疏勒越帕米爾大破吐番於阿母河之源。近證清光緒元年，湘人左宗棠率大軍十萬，平回亂於天山南北，時人有：「大將西征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

風渡玉關。」之詩。可見新疆（西域）自兩漢以後，即已隸入中國版圖。至於種族，則因軍事、政治、宗教、文化種種關係，有來自黃河南岸，有來自湘江南北，有來自鴨綠長白之間，有來自蒙古高原，自然也有藏、巴、阿（阿拉伯）、土（土耳其）遷入者。惟因信仰關係，而同化於宗教領域。年代燼遞，遂致族教難分。穆罕默德教主未降生以前，西藏即已有歷史文化，隋代西突厥侵入，始有纏回踪跡，歷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原建之喀什噶爾汗國，已非同一面貌，喀什噶爾的居民，也非操同一語言，同一生活，同一宗教。可見纏回，絕非土耳其族。其倡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不是狂妄的狹隘的民族自私自義者，便是利用宗教關係，而遂其政治上之欲求！

自哈密至喀什噶爾沿途，屢與地方人士接觸，很易聯想到美國人。

一般對美國人性格上的評議，謂有撒克遜民族的沉毅，有拉丁民族的敏慧，有條頓民族的堅強，有日耳曼民族的精細，其種雖雜，而其秉賦，則綜合各民族之長，遂蔚爲一種活潑奮發之特質。夷攷原因，翻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華盛頓獨立運動以前的一段歷史，便瞭然於今日美國人的性格及其成就。今日南疆一帶的人，很多地方像美國人，尤其外形渾厚堅強，更像美國西部人，如加以普遍的教育，則這一隅的民族成長，更無限量。

南疆美女香妃傳奇

南疆民族的傳統與性格，略如上述，就中女性的美麗端莊，尤非親歷其境的人所能想像得到。這一帶的女性，有一個共同美的標準，如白嫩

的皮膚，動人的大眼睛，畢直的體態，引人注目的高鼻樑，輕俏淺笑的媚姿，俗以「庫車秧歌」（姑娘）一枝花」來形容南疆的女性，並不能包括這一帶女性美的全部。最好以香妃來作標準。據一般街巷傳奇記載：哈密處士沙姓，有女名天香。秀曼慧麗，十四能詩，通曉琴書。居屋傍倭山，面小溪，喜獨遊山水，輒摘梨花揉搓，或咀嚼。日既久，不覺膚髮間揮發一種異香，因名天香。遐邇聞名，輾轉播傳至京師，爲乾隆帝所聞，乃派大臣高天喜入新徵聘爲貴妃。但此時天香已遵父命，嫁伊犁回王布拉敦爲妻，命名曰香妃。高天喜只好轉伊犁宣達皇帝意，布拉敦聞之大怒，以爲乾隆有意侮己，遂拒絕朝貢。乾隆亦老羞成怒，立派將軍兆惠率兵十萬討伐之。布拉敦兄弟敗走南疆，香妃遂被禮送入京。但乾隆僅奪其身，而未奪其志。乃建回回街，欲慰其鄉思，而卒不能悅其芳心。每懷匕首思自裁，事爲太后所悉，患之，遂賜死。

據另一史乘記載：乾隆間，南疆有回部世家，名阿布魯特者，據居葉爾羌，世受準噶爾保護，泊準部衰微，阿乃率其子馬木特自拔歸清。聖祖嘉其義，優遇之。事爲準噶爾汗所悉，召而囚之伊犁，並繫其二子，長曰布拉敦，次曰霍吉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聖裔意）是也。乾隆二十年夏，大軍定伊犁，遂釋大和卓木布拉敦南歸，留小和卓木霍吉占居伊犁，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

教徒。布霍兄弟因清室恩德，乃進獻其女和卓氏，藉圖報稱。閱年布霍兄弟分據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叛，而和卓氏已禮送入京矣。

和卓女為白山黨（回教）又一派系，奉馬木特為首領。掌教女，其時年方十九，身高五尺餘，高鼻大眼，笑靨醉人。顏如桃李，膚如凝脂，居恆不苟笑言，但慧麗善解人意，眉宇間若有所思。初入宮為貴人，累進為妃，號容妃，乾隆築寶月樓以居之。樓對回回營，羈幕韋幃，儼如西域列市。又於武英殿之西，仿土耳其式浴池，築浴德堂，所以悅其意而慰其鄉思也。御構寶月樓詩，中有「鱗次居同部，安西繫遠程」之句，可見當時愛寵之情。妃久離故土，當不知兩和卓之滅亡，而思親之情，與日俱增！春風秋月，鬱鬱寡歡，卒老逝宮中，嗣寡嫂迎其骨柩以歸。

我們居留喀什噶爾的時候，所聞所見，皆使人涕笑無從。行處悠悠，度日如年。地方人士，為慰解我們旅中寂寞，相約郊外訪古，散趾登臨，瞻拜香妃墓，憑弔左公柳。因從地方人士口中的香妃，引起一段考據上的疑案。姑誌如上，略備參考。

班超平西域根據地

疏勒俗稱喀什噶爾，清定為西四城首府。從其市街、衙署、建築、民族及禮俗，很易聯想到歷史上的許多故事：

班超平定西域三十六國，先後以疏勒為根據地。南結于闐，東伐龜茲。其於建初五年，上朝廷疏中有云：「……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

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歲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從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倚天等。以是驗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倚子白霜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足見疏勒的形勢，在當時班超的經略企圖上，認為最適合遂行其政略和戰略的中心。班超身入絕域，在人力和補給上，佔着絕大劣勢。而卒能克服萬難，戰勝攻取，不能不說是所採取的政略和戰略的成功。上邊疏裏的字裏行間，無疑義的在政略上取遠交近攻，在戰略上取以夷制夷，卒收安邊定國之大功。假使當時無疏勒之憑藉，鄯善過小，于闐較遠，既難形成犄角相應之勢，又無從取得高屋建瓴之雄。而龜茲仗其雄厚之地利與人力，於部落間巧為運用與聯絡，班定遠縱然統精銳三萬六千，也將如挾山超海，行見拖累困疲，賚志以沒，自是意料中的事？足見有用武之地，才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無從顯其雄略。班定遠以洛陽一小吏，智慧獨運，隻手定三十六國。

今旅斯土，想見其當年豐功偉績，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不盡今昔之感！

前清同光間，陝甘發生回亂，浸及新疆，而新疆民族，約百分之八十，崇奉伊斯蘭教。白彥虎一入新疆，則全疆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光緒

元年三月，乃詔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二年二月，左宗棠率師百四十營出發，分兩路進軍，一趨天山北路，箭頭指向伊犁，一趨天山南路，箭頭指向喀什噶爾。其目光深遠，視外患重於內亂也。

當天山南路漸定時，俄人已佔據伊犁，當時英國為對抗俄國計，欲保護其爪牙帕夏，立國於喀什噶爾。左宗棠一面嚴詞拒英，一面攻佔喀什噶爾，轉鋒北指，迭令俄兵退出伊犁。故其上清廷奏章有云：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甚防，即直北關山，亦無晏安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地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古為之遮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也。……」

撫今思昔，想見前賢謀國之忠，慮事之誠，及瞻矚之深遠，不勝「高山仰之」之情！後世子孫不僅未能光大前賢之宏規，而且忽略「徙薪宜遠，曲突宜先」之良箴。悠悠忽忽，舉世同昏，致有今日之失。我們一行身遭諸患，感觸尤為深刻，凡所接觸喀什噶爾的一切景物，彌增失土之痛！

山行第一日（十月十五日）

目的地及里程：自疏勒經英吉沙爾至依格枝牙，全程二百一十里。

前進坦坦後顧茫茫

自疏勒轉向東南行，雖然仍在新疆境內，但心理上好像開闢了另一新程。因為從今日起，將無行駛汽車的公路了。也將更深入不毛，極鼻目之所及，不是蠻荒，便是瘴氣。

從今日起，將逐漸進入老山窮谷中，與各種各族穴居野處的人類相周旋。

從今日起：行將行無車，居無屋，食無炊烟，衣將重裘。此後三十餘日中，不知凍死？餓死？病死？累死？滑跌而死？作少年進取歌以自勉，且以勉後來不願作奴隸牛馬的人們！

少年進取歌

已上征途，毋庸他顧；
 進近光明，退臨冰谷。
 攀巒越嶂，既阻且長；
 前進坦坦，後顧茫茫。
 為山九仞，功成一篑；
 始嘆觀止，終貽伊戚。
 行遠自適，登高自卑；
 屈則雌伏，伸當雄飛。
 英雄命世，投鞭斷流；
 有我無敵，破釜沉舟。
 既勞筋骨，又鐵體膚；
 披星戴月，為人開路！
 耿耿之貞，操心慮患；
 任重道遠，立地頂天。

荷道以躬，與之以言；
 劍及履及，英勇少年！

這一程，本無汽車路，因沿戈壁，勉可行駛軍車，又加以供應部曾君的厚誼，情殷難却。我們一行連同新搭幫的伍俊才夫婦，共十八人。八時自疏勒動身，路頗艱，下午一時始到英吉沙爾。英吉沙爾，即漢之依耐國，今改為縣。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為維吾爾族，漢人不到十家。我們到時，正逢巴扎，市面相當繁盛。

因等候一位譯員，在這裏就延了二個鐘頭。利用這個時間，我們開始我們蠻荒長征中的第一次午餐。每人囊兩個，醃蘿蔔一塊，開水一杯。大家都說好吃。其實所謂醃者，大概是糧的轉音，一種約三寸直徑的圓形燒餅，與西安「托托饅」相似，中薄而邊厚，因為烤爐特殊，係用文火烘乾，據說可保存半年而不腐壞。我們在疏勒只預備了五百多個，希望吃到蒲犁為已足。

吃完午餐，所請的譯員也來了。（即前所述之人，因家居英吉沙，約在此相候。）其人名苦爾巴，曾到過甘肅，歷在甘新地方軍隊中服役，說一口流利的沙鍋子話（蘭州土音），形態動作，相當幹練。但只能操維吾爾語，一過明鐵克，便與我們一樣，同樣聾啞。可是這樣人才仍不易得，只好決定請他陪我們一行，月酬銀元二十五枚，一路方便多了。

午餐後，繼續前行，約六時左右，到達伊格孜牙，歇一老百姓家裏。大家就在屋簷下打開行李，有似露營，一天疲倦過度，也來不及盥洗及

黃晚餐，便呼呼相繼睡着了。多賴苦爾巴，給我們煮了一鍋手抓羊肉。一覺醒來，精神倍增，每人手裏囊一個羊肉一塊，有說有笑，頓忘第二天跋涉之艱難。

第二天等到中午，劉副官尚未趕來，大家都着急了。

欣聞馬葉羅劉鍾諸先生尚停留在依克孜牙。他們幾位都是慕名而未見面的朋友，後來一見如故，好像很熟的人，相親相重，真是患難中最易交朋友。

我們一行在疏勒共雇租馬匹二十四頭，半駝食物，半備騎乘。因為供應司令曾君車送我們一程。承馬旅長好意，派一劉副官專程率同伏馬等送到依格孜牙。不料等了一天未來，而我們已將租費交過八成，再雇幾不可能。我們此時真像熱鍋上的螞蟻，十六日一夜，幾乎都沒有安睡。第三天（十月十七日）中午劉副官始騎一匹馬蹣跚而來，口中喃喃自語，謂馬匹中途被一營部扣留，並作許多恐嚇及要脅之辭，窺其語氣，似有敲詐企圖？或亦誤會所致？但其居心可惡，而其愚又可笑。幸不久另有兩位士兵帶同馬伏馬匹趕到，劉某復與兩士兵耳語，結果似拒絕其引誘。最後我們共酬硬洋十五元，劉極無禮，竟摔地下。我即拾起轉贈兩位士兵，他們笑容可掬地各接受五元，並謂先生等遠道跋涉，途間費用浩大，未能遠送，已覺不安，盛意不忍接受，推謝再四，其樸訥誠摯之情，溢於眉宇。轉視劉某一付奸狡相，一愛一憎，使人感慨萬千，戡亂戰事的失敗，士兵們的確沒有過錯！（未完待續）



①「西北歷險記」作者，前成都大學教授，前國防部中將參事王孔安將軍。

②右起：王孔安、王廷柱（前十四兵團中將副司令官兼第八軍軍長）、王成聖（中央大學、文化大學教授）。

